



深度

中国农村有2000万单身汉，为了娶媳妇，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十年间，一千万个本该出生的女婴“消失”了。男孩们长大后只能打光棍，有人单身33年，有人被媒婆骗，还有人娶了越南媳妇，没多久，媳妇跑了。

特约撰稿人 阿唐 发自河南 | 2019-04-12



越南新娘逃跑后的第五个月，小北的卧室里依旧挂著当初拍的结婚照。照片下的婴儿图片，是长辈对新婚夫妇早日“开花结果”的祝福。摄影：阿唐

33岁的六娃单身了33年，已经自暴自弃，说自己“找不到妮儿们（方言：女孩）了”。32岁的小北去年从熟人那里买了一位越南新娘，结婚七个月，新娘就跑了。家庭条件在村里算是优越的小石，28岁没结婚，今年春节相了次亲，结果遇到了媒婆骗婚，白花了900块钱（人民币，下同）。25岁的单身汉小天，婚事本来已经说定，不料女方以他“不是独生子女”为由，把婚事推掉了。

这些单身汉，来自中国河南一个普通农村——我表叔家就在这里。村里户籍人口有大约1700人，据村里人估计，25岁以上的未婚男性超过15个。而这样的境遇在中国大陆农村相当普遍。

早在2007年，中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根据出生人口性别比推算，到2020年，20-45岁段人口中的男性会比女性多出约3000万。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刘燕舞博士，结合实地调查和数据估算，中国农村光棍数量在2000万左右——即使是这个保守估计的数字，已约等于澳大利亚全国人口总数。将这2000万人口平均到中国68万个行政村，每个村就有近30个光棍。

这一危机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产物。在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思想在农村地区被无限放大，他们利用各种手段生下男孩，致使男女比例失调。当这些男孩长大后，在城乡经济差距加大、农村受教育机会流失等结构性问题的作用下，如何解决婚恋问题，成了他们无力面对却无法逃脱的宿命之问。



农历正月底，村里有些萧条，大多数中青年男女都出外打工了。摄影：阿唐

即使明知被骗，也不会去找媒人的麻烦

农历正月底，我到表叔所在的村庄采访，村里有些萧条，大多数中青年男女都出外打工了。村里的单身汉中，只有六娃一个守在村里。

“娶不上媳妇儿这事，主要还是个人没本事。”见到我，他挠著头说。六娃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头，眼睛不大，鼻子挺拔。

六娃小学没上完，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之后，就去外地打工了。不料去年父亲突然去世，身为独子的他，只能留在家里照顾有精神疾病的母亲。

“这些年也不是没人介绍对象，但你看看我这条件，没啥存款，在家守著我妈，不能出去赚钱，也不会跟妮儿们说话，上哪儿找媳妇去？就算找到了，人家要彩礼，在县城买房，我能买得起吗？”六娃说著，眼睛看向了在院门口来回踱步的母亲——她因患精神疾病，每天白天都在院门口来来回回走，连吃饭都会忘记。

村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单身汉，也没比六娃好过多少。

表叔隔壁家的小石今年28岁，按说条件不差，家里房子盖得宽敞，买了车，彩礼钱也出得起。今年大年初二，有媒人上小石家说亲，说镇上有一个女孩不错，年龄也合适。小石家的车当时被借走了，表叔就开著自己的面包车，拉媒婆和小石去镇上。路上，媒婆说自己也是经了好几个人的口才知道这个姑娘，所以要再接两个中间人。这一来二去，小石去相个亲，光媒人就有三个。

到了地方，其他人都下车，留小石和女孩在车里单独聊天。聊了没多久，女孩就说，觉得小石还不错，可以交往，这大过年的，按照礼数，小石得包600块红包给她。

小石给了红包，这次相亲就算是成了。后面的事情，就不归媒人管了。按村里说媒的规矩，小石还要给每个媒人100块钱“充电话费”。相了次亲，花了小一千块钱——这在村里不算小数目——2017年，县里农村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也才9000多块。

没承想，到了大年初六，女孩就发短信过来，说小石“不会拍话（方言：聊天）”，不想继续交往了。这门亲事就此夭折。

表叔说，他当时一看“媒婆拐来拐去接人”，就知道十有八九是骗人的，但他是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小石那人就不会跟妮儿们说话，那个女娃，我看就是媒人从县里找来的、做那种工作的，上车聊会几天就赚几百块，这活谁不干？”

不过，即使小石家明知被骗，也不会去找媒人的麻烦，反而要继续倚仗媒人。

“大过年的，人家说媒是帮你办好事，事没成你不能怨人家。”表叔这样跟我说，“他家要想找媳妇，还是得人家帮你说媒，不管是不是真的，你都得去。”

比起小石，或许另一家的小天会更加憋屈。小天25岁，去年经媒人谈好了一门亲事，两家快要商量婚期时，女方突然反悔，说小天“家里有哥哥，不是独生子女”，把婚事推掉了。

表叔说，村里人议论，女方是害怕两个男孩分家产。“你说这算个啥事？有个哥哥，以后养老负担还轻一点呢！”

和前面几位相比，表叔的儿子、我的小表弟，算得上村里婚恋领域的“顶级选手”了。



有推算中国农村光棍数量在2000万左右，将这2000万人口平均到中国68万个行政村，每个村就有近30个光棍。图为一名男子在一个农场耕种。摄：Jie Zhao/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小表弟阿源今年20岁，16岁开始到外地打工。2017年，他去了浙江横店，辗转于几个网络电视剧的剧组，帮忙扛器材，偶尔也当当群演。去年春节，他从剧组带了一个女朋友回家。女孩是个漂在横店的小演员，比小表弟大了四岁，会打扮，不是本省人。

“阿源带了个演员女朋友回来！”村里人闻讯，纷纷到表叔家里喝茶，给小表弟递烟。有人问他：“你去的是啥好地方，能领回来这么漂亮的小妮儿（方言：女孩）？”

表叔不无骄傲地跟我说：“旁边那几家都眼气（方言：羡慕）得很！”

可是小表弟没有和那个女朋友走到最后。过年后他决定不再去横店打工，和那个女生分手了。去年年底，村里的媒婆又介绍了隔壁村的一个女孩给他，两家人都很满意，很快订了婚。表叔给他们在县城里置办了婚房，今年就结婚。

小表弟年仅20就能得到媒婆的关注，更像是一种特权。

“我在村里人缘好，他也有个样子（长相不错），怪壮实，人家看见这，才上来说媒的，”表叔这样分析。他没说出口的话是，他早些年四处奔波打工，攒下来一些钱，最先盖起了大房子，经济条件在村里数一数二。在村里走著，有邻居管他叫“王经理”。也正是这样的条件，让小表弟在面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中拔得头筹。

表叔说，村里和小表弟差不多年纪的，有六个男孩，却只有三个女孩。这三个女孩现在要么在外打工，要么嫁去了外面。村里比小表弟大几岁的那群年轻人，男女比例更为悬殊。

我问起表叔，现在村里结婚，彩礼钱需要多少？

“几万的有，十几万的也有。彩礼其实都出得起，就算出不起，现在找个媳妇这么难，四周借一借，咬咬牙也得把婚结了！”

表叔看得透彻：“其实也没有说家里真的穷的揭不开锅的，那几个娃儿们也不是说歪瓜劣枣。最主要的问题是，现在根本就没女娃了！”

十年间，一千万个本该出生的女婴，凭空“消失”了

表叔还有两个女儿，可他很少谈起。大女儿今年28岁，早已嫁去外地，生了三个孩子。二女儿22岁，经媒人介绍，和邻村一个男孩结了婚。小表弟是第三胎，表叔表婶为他缴纳了不少超生罚款——只为了要一个男孩。

表叔家缴得起超生罚款，可不是所有家庭都有表叔家的条件。九十年代，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格的时期。在被重男轻女和传宗接代思想控制的乡村，抓住这仅有一次的生育机会生一个男孩，是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的头等大事。他们怎么确保生下来的是男孩？

“啥法儿（方言：什么办法）都用！喝药的，找人算命的……”表叔说。可是真正保险的办法，还是在产前性别检查。这样的检查虽说被严格禁止，但那时候，给医生塞一个红包，就能偷偷做检查——发现是女孩就打掉。

美国学者赫德森和邓波儿，在2005年出版的《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中，结合官方公布的新生儿性别比和男女出生人数推断，在1985年至1995年间，中国共有1068万本该出生的女婴，凭空“消失”了。





有推断在1985年至1995年间，中国共有1068万本该出生的女婴，凭空“消失”了。这些被消失的女孩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性别比例失衡。摄：Peter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这些被消失的女孩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性别比例失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当年乡村地区15到19岁的男女性别比为110.47:100（国际公认理论值在102-107之间），这个年龄阶段，正是如今的农村适婚年纪。情况在进一步恶化，《新京报》整理的数据显示，2015年，农村地区0-4岁幼儿的男女性别比已经达到122.8: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其中第三胎的性别比甚至达到146.3:100。

在男女比例还未变得如此悬殊之前，村镇里的适龄男女，经由媒人转介，绝大多数可以在本村或邻村解决婚姻问题。表叔那一代人，一般是男生20岁、女生18岁，自然会有媒人上门说媒。同村或是周边村镇，适婚男女会慢慢走到一起。当计划生育最严厉时期出生的男孩长大以后，这样微弱的动态平衡，一下子被打破了。

然而，缔结婚姻，仍然是摆在每位农村青年面前的头等大事。社会学者杜平在著作《男工·女工：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中总结道：“尽管贫困剥夺了很多生活的机会，但未能将男性与乡土社会对他们的性别期待剥离开来。‘建房子’和‘娶媳妇’依然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

在家乡娶不到媳妇的农村男性，必须在村镇以外寻找出路。而外出打工之后，很多人却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只能从事一些体力活，在这些行当里，他们仍然甚少接触女性。

六娃身边一直没有什么女孩。他在村里读小学时，女孩“扳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后来辍学做农活，更是接触不到女孩。他去过苏州、东莞打工，条件不够，进不了工厂，只能去建筑工地，他说那些地方“一个女的都没有”。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农村地区初中生的毛辍学率为15.5%。这意味着，每六个农村初中生，就有一位选择辍学。小石、六娃，都是中学阶段便辍学在家，也经历了父母双双在外打工的留守岁月。在村里人看来，他们一个“不爱说话”，一个“木讷”，都不擅长与女孩接触。

我问六娃，如果一直不结婚，会怎么样？

“我都单身这么久了，也都习惯了，”六娃用力嘬了口烟，叹了口气说，“但咱中国人都讲究个传宗接代，俺家要是到我这儿断了咋办？村里那些七嘴八舌的，我也受不了啊！”

这些乡村单身汉，在默默吞下计划生育政策结出的恶果之外，还要背负传统思想、教育程度低和家庭经济条件三重桎梏。而情况很可能会朝向更糟的方向发展。《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引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益龙的分析，指“光棍危机”将加剧天价彩礼、拐卖妇女、买卖婚姻及性犯罪等现象。北京大学教授李建新则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指出，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光棍危机将增加社会保障问题的复杂性。此外，男性劳动力过剩将加剧就业市场的竞争，女性在求职过程中遭到的性别歧视，或许会更加严重。

待价而沽的女孩和逃跑的越南新娘

与此相对，在农村社会，婚姻依旧是女性被纳入社会秩序之中的必经之路。

20岁的一一（化名）是小表弟的同学，在县里一家饭店打工，没有交男朋友。

一一18岁以后，上门说亲的人就没断过。媒人们介绍的男孩五花八门，都是附近村的。大她五六岁的，她“没兴趣”；跟她差不多大的，她觉得对方“看起来像个小孩”。父母常劝一一“早点回来嫁人”，一一对此一点也不认可，“都是父母和男方在那边乱著急，他们也不听听我们的想法。”

在素有“彩礼”传统的中国农村，男多女少的大背景之下，婚姻不可避免地商品化了。单身女性的婚姻选择，更多掌握在了父母手中。家庭经济条件出众的男性，在这场婚配游戏中占据了更多话语权。

有女孩敏锐地意识到了悬殊的男女比例带给她们的潜在风险。豆瓣网上，“你眼中的农村是怎样的”话题之下，一位农村出身的女生在[一篇热门回应](#)中写到，村里的姑娘十来岁的时候，总会有十七八岁的男孩子“故意欺负”她们，行为近乎猥亵，而大人们却“无知又懒惰”，教育是“不存在的”，因为“村里高中以上学历的少的可怜”。村里很多女孩，只能“纯商品一样听从父母的安排”，等待嫁入一个好人家的，生养女儿成了一种“投资”。

这一切令一一感到抗拒：“（我）当然是想自己谈一个呀！最主要是对我好，其他的没那么重要。”一一说，和她一起出去打工的女孩，大多有类似的想法，有些找到了男朋友，成功结了婚，就留在了县市里。剩下的那些，“干了几年就还是被叫回去嫁人了”。

面临类似境遇的，除了中国农村女孩，还有远在越南的女性。

近几年，中国男性单身人口不断扩大，婚恋需求也随之暴增，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邻国越南、缅甸和柬埔寨等地，其中以越南人数最多。单身汉们通过婚恋中介，花上十几万人民币，就能娶回一位“越南新娘”。[法新社](#)曾调查这个横跨东南亚多国的婚恋市场，发现其中充斥着人口贩卖、绑架抢婚、诈骗等不法行为。



横跨东南亚多国的婚恋市场，发现其中充斥着人口贩卖、绑架抢婚、诈骗等不法行为。图为法新社报导中提及柬埔寨一名被中国男人强迫结婚的Nary与母亲一起坐在金边的家中。 摄：Tang Chhin Sothy / AFP

村里有两个男人娶了越南新娘，其中就有32岁的小北。

小北的爸爸在市里打工，妈妈卧病在床。小北在外省打工，一直找不到对象，两口子快急坏了。他们去年春天听隔壁村的亲戚说，村里一户娶了越南新娘的家庭，新娘家里还有一个女孩，可以介绍给小北。

小北当时还在外地，他妈妈一听，哪怕走路不方便也要去见那个越南女孩。见后她很满意，就把女孩带回家里，给她看小北的照片，女孩也说愿意。女孩在家里待著，扫地拖地洗碗样样都做。小北爸妈看到这些，就算小北本人还没见过这个女孩，也要直接把婚事定下来。隔壁村的越南新娘既是媒人、也算女方家里人，按她们的要求，小北家付了12万过去。

四月份小北回来，两个人结了婚。婚后一切正常，直到11月的一天，新娘说自己去村口的超市买东西，结果被一辆白车接走，便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小北得知，隔壁村那位越南新娘，也一起逃跑了。

尾声

过完年，小北又一次南下打工了。那是新娘逃跑后的第五个月，小北的卧室里依旧挂著当初拍的结婚照。

照片上，小北戴著眼镜，穿白色西装，和新娘背靠背坐在草地样式的布景板前。新娘穿著白色婚纱，咧嘴笑著。婚纱照下面有两张大大的海报——上面是两个可爱的婴儿。农村很多家庭的卧室里都挂著婴儿海报，被视为长辈对新婚夫妇早日“开花结果”的祝福。

小北母亲说，他们也不知道，越南新娘是不是被拐卖过来的，只想著新娘一旦怀孕，就不用担心这些了——就像隔壁村小黑家一样——他们家娶来的越南新娘不但没跑，还生下一个男孩。

但小北没有等到这一天。



热门头条

1. 小端网络观察：《我们与恶的距离》爆红中国网络，网民感慨“跪著看完”…
2. 专访黄秋生：如果有机会走，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
3. 早报：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严重火灾，尖顶倒下，屋顶坍塌，钟楼安全
4. 下载量破亿的“学习强国”，到底是个什么App（内附漫画+视频）？
5. 四问凉山大火：27名消防员遇难，到底哪里出了错？
6. 朱耀明：敲钟者言——被告栏的陈辞
7. “学习强国”走红后，党在“同温层”里培育下一代？
8. 早报：港人众筹登《苹果日报》头版广告讽刺梁振英，支持他「取代」习近平
9. 中国农村有2000万单身汉，为了娶媳妇，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10. 《非分熟女》导演曾翠珊：有了性，港女可会不再压抑？

编辑推荐

1. 专访黄秋生：如果有机会走，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
2. 她曾拍摄香港电影巨星的另一面 专访摄影师卢玉莹：“凶、喝、嗲”是她的秘技
3. 疾病王国：未来的我们
4. 吴国光：人文社会研究中的价值关怀——韦伯、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
5. 中国农村有2000万单身汉，为了娶媳妇，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6. 凝视虚无：我们见证人类史上第一张黑洞“相片”，但究竟我们在看什么？
7. 世界银行新掌门上任，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对手吗？

0. 白中九子被伏现场侧记：一切平静风泰

9. 李宇森：从占中九子案判词，再思考“公民抗命”还有什么可能性？

10. 碧波押关门大限：在国际艺术交易中心香港，做社区艺术是有多难？

延伸阅读

2020年中国“剩男”将近澳大利亚人口

朱建陵：“一胎化”不再，“计划”如故

大陆计划生育“一胎化”生变后，评论多集中在“共产党什么时候离开人民的卧房”，这是自由社会的思维，但大陆官方意识形态，是另一个方向上的思维。

从独生子女到鼓励生育：六十年后，中国人会告别“计划生育”吗？

中国的人口政策正在走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从厉行“少生”、惩罚“超生”，走向了鼓励、甚至可能强制“多生”。

从“不许生”到“催着生”，近八百万计生人员如何转型

他们曾跨省追捕超生家庭、每年引产两三百例，良心不安时总会宽慰自己“这是基本国策”。但如今，国策变了。

中国女工生育之痛：被强制流产后，计生人员又把埋掉的孩子挖出来

韩姐舍不得买打胎药，她背起100斤的红薯箩筐来回跑、跳梯田、用拳头打肚子、用推磨的杠使劲往肚子上压.....但无论什么办法，孩子就是不掉。